

锦里诗苑

唱给春天的歌(组诗)

邓太忠(四川)

想春天

身体被一阵惊雷洞穿之后
山水与阳光乘虚而入
兽们直立奔走去寻觅花朵
听见集结号声的植物们
情窦初开,自恋求世的路上

游在水里的鱼,风情万种
与飞鸟云来相依
或把情话下成一幕暮春雨
我和我的身体从此形同陌路
身体拥抱了春天
我拥抱了自己

立春

从乡下老屋的檐角,我听见
一滴水喜笑颜开的声音
划过刚从梦境苏醒的时光
让泥土的清芬扑面而来
一些根伸出奔跑的姿态
一些藤花枝舒展,想象
从一位老人的眼帘飞直下
山潮湿了自己的心情
江河流过一片桃源的冲动
烙下铭心的记忆

黎明,我在父亲肩扛的犁犁
看见秋天的斑斓
飞舞在辽阔的田野

惊蛰

初春的路上,我看见的脚步
都踏响诗意的琴弦
一些忙碌的身影已开满花朵
甚至长出幼嫩的果实
穿着铠甲,长着翅膀的兽们
有的寻觅花朵,还有的
高谈阔论这场春雨的得失
小草一个劲地告诉路过的风
在不远的前方,春天的门
正惊天动地的开启

耕种大地的芬芳(外一首)

南港(四川)

三月,江安河的涛声和柳芽
先于花朵,抵达拾里小镇
紧贴贴在屋檐下燕雀的呢喃
像是春梦与黑土的私语
燕子,领着春天与阳光飞翔
田野和山河的每一次抬头
都是清风拂面后的绽放

燕雀在哪里,春天就在哪里
他的巢穴是春天的胸膛
洋溢蜜一样的万千芳菲
燕到江南,醉在都江
燕雀上下翻飞,飘逸的
交响乐,如春雨洒落河床

龙池的雪,岷江的水
跟随鸟儿欢唱
漫润了川西坝子
走走梨白,带来桃红
奔跑不息,染绿了层层叠叠
天空的剪影,是蝴蝶与犁
在大地上耕种的芬芳

药王山下那棵艾草

雨亭前,青城有一条小溪
一直流到药王山下的荒地
少了寂寞,便渐渐成长了生机

药王带来一棵艾草
种在河边与孤独在一起
后来,太平场就浓烈了瑞阳的香味

布谷声声,青了艾叶
于是,百草在变换的季节里
一次次祛除世间的痼疾

上山下山的人们,踏着端午的足道
托起百药盈芳,把那棵艾草
还有菖蒲、青蒿、川芎,遍布东西
驱邪避疫,磨砺护佑人类的利器

一夜津南

李铭(山西)

下了一夜
何曾留下
丝丝牵挂
寄于远灯
闪烁那一刻
留于道凉街冷之间
埋下那长眠的回忆

沉睡吧
星空下的你
几时有过
繁星点点
明亮的那一时
吃立于津门之南
刻上这历史痕迹
行走于年轮上

月光下的你
是曾有过的
对酒当歌
醉饮那杯酒
让我与你乐所附言
酒杯放下那瞬间

笑声里
道出红学的传奇
未曾知晓的
是那老客
灌醉的你
不经意
醉意尽满津南

商海弄潮



等一场细雨漫洒

羊亨(四川)

一直对雨有特别偏爱。每逢春日来临,总期待烟雨笼罩,四野迷离惆怅。万物被冲刷一新,不失朦胧之美,气清且淡,别有一番情致。尤其夜晚酒饮微醺,要是枕一帘淅沥雨声,连梦境也会变得悠远恬静。但很长时间没有下过雨了。我也在纷繁思绪中失眠已久。睡前读博尔赫斯的短诗《雨》,感受过去式的南美气息,那潮湿、幽暗与凄凉的意象我并不陌生。因此立刻被他的旧忆与感怀击中。当夜便梦见雨中的老房子。是梦境,也是白日所思所想的延续。

犹记得那年清明前夕,父亲带我和姐姐冒雨上山“挂坟”的情形。雨已下了多日,是那种绵密的牛毛细雨,天色阴沉,丝毫没有要晴的意思。故乡流传一句古语——“有儿有女早挂坟,无儿无女等清明”,为着这份守旧和传统,吃过午饭,我们头戴斗笠,背上装了祭品、香烛和纸钱的背篓,顺着湿漉漉的乡间小路蜿蜒而上。路的一边是草坡,另一边是长势正好的小麦地。在农人们眼里,草和麦子水火不容,但除草和割麦却有着相同程度的辛劳。彼时我两者都不用担心,收麦还需要些时节,杂草刚露出端倪,何况阴雨不绝,它们不是孩童心中的负累,而是雨幕中的风景。半山上,我心旷神怡地停下歇脚,远眺草坡下的小小村落。那一刻它突然变得陌生而新奇,周身上下湿淋淋,挂满晶莹剔透的水珠,在微风中摇摇欲坠。那是我第一回站那么高看雨中的村庄,它将自己最原初、最自然、最真切的一面在我的眼下袒露无遗。仿佛当一个人趁其不备,我猛然看到了他的内心。那是世间罕有的美好之物。此情此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了十余年的村庄,逐渐凋敝的村庄,原来竟有如此美丽的一面。

我们分工明确,每到一座坟前,父亲挂纸飘纸,姐姐点香烛,我烧纸钱。父亲总会给我们坟地里埋葬着哪位先人,并就其生前种种简要述说一番。许多先人走得早,我没见过,听了发生在他们身上那些久远的事,也并无多少感触。唯独祖母的坟是新砌的,她离开我们还不到一年。她的神情,她说过话,她对我们的好,我都还记在心上。好像昨天她还精神矍铄,今天就变成了那座孤坟。我和姐姐都在揉眼睛,香烛和纸钱已经燃尽,只留下一道青烟。

下山时,要提防不被滑倒,我们走得很慢。父亲在麦地边站住,情不自禁地“哦呀”一声。循着他的目光,我看到斜坡上一排排挂满白色小花的洋槐树,烟雨中如此丰盈,也不由得喊了声“哦呀”。那渺小而又盛大的洁白让我惊心,它们在雨中怒放、闪耀,空气里散发着丝丝清甜。虽然春天的乡间野花无数,但洋槐花却是我的最爱。它们开得不动声色,一大串一大串地低垂着,显得羞羞答答。

那些看似平凡的白色小花其实并不平凡。它们不但为山野增添许多春色,还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我们一群小孩子冒着被刺的风险,小心翼翼地摘下一串,剥去外面的花瓣,品尝花蕊的微甜。勤劳的蜜蜂在花间飞舞,那场景热闹非凡。洋槐花酿制的蜜仍是人们的首选。

大人也爱槐花,他们搭好梯子,不多时就采摘了满满一大筐。新鲜的清炒也不错,油锅里一阵翻炒,只消加点盐,立时清香扑鼻。那味道初尝略苦,不过多数人还消受得了,食物顺着咽喉缓缓下滑,回甘久久不散。吃不完的一面在我的眼下袒露无遗。仿佛当一个人趁其不备,我猛然看到了他的内心。那是世间罕有的美好之物。此情此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了十余年的村庄,逐渐凋敝的村庄,原来竟有如此美丽的一面。

我们分工明确,每到一座坟前,父亲挂纸飘纸,姐姐点香烛,我烧纸钱。父亲总会给我们坟地里埋葬着哪位先人,并就其生前种种简要述说一番。许多先人走得早,我没见过,听了发生在他们身上那些久远的事,也并无多少感触。唯独祖母的坟是新砌的,她离开我们还不到一年。她的神情,她说过话,她对我们的好,我都还记在心上。好像昨天她还精神矍铄,今天就变成了那座孤坟。我和姐姐都在揉眼睛,香烛和纸钱已经燃尽,只留下一道青烟。

下山时,要提防不被滑倒,我们走得很慢。父亲在麦地边站住,情不自禁地“哦呀”一声。循着他的目光,我看到斜坡上一排排挂满白色小花的洋槐树,烟雨中如此丰盈,也不由得喊了声“哦呀”。那渺小而又盛大的洁白让我惊心,它们在雨中怒放、闪耀,空气里散发着丝丝清甜。虽然春天的乡间野花无数,但洋槐花却是我的最爱。它们开得不动声色,一大串一大串地低垂着,显得羞羞答答。

那时祖母就该做槐花馅饼了。年迈的祖母颤巍巍地在灶边忙前忙后,揉面、拌馅、擀皮、包馅、烙饼、出锅。灶台太高,我还够不着,于是搬来板凳,站在上面不落下任何一个细节。如此这般,就好像自己也参与其中,冒着热气的馅饼便多了些滋味。

想到这里我开始感伤起来。给我们做槐花馅饼的祖母走了,我能为她做的,不过是每年清明将近,去她的坟前烧几把纸钱,磕几个头。斜坡上的槐花挂满雨滴,它们也在为我的祖母哭泣吗?

回到老房子,雨还没住,而且下得更密了。我的目光透过雨丝,有些神情恍惚,我看到南屋的窗扉下,祖母正坐在藤椅里纳鞋底。听说祖母年轻时手很巧,会裁衣裳,会做鞋子,遇上谁家办喜事,总请她给新媳妇做衣裳。后来她上年纪得了白内障,依然能凭着先前的熟练为孙辈们做鞋子。祖母就坐在那里,不紧不慢地纳着鞋底,间或拿针头在头顶划几下。雨越下越大,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祖母的身影也越来越远了……在越来越密集的雨丝中,她的六个儿子抬着她,哭了一路,缓缓地上了山冈。

她像世上所有的祖母一样,看似平凡而普通。从我们记事起她们就已苍老。事实上她们如同雨中的槐花,也曾有大好年华,也曾美丽动人,只是她们一生都在奉献,为父母、为丈夫、为子女、为孙辈,却很少为自己着想。来不及回望和憧憬,时光流转,韶华已逝。

中夜乍醒,被一阵馥郁的香气袭扰。我初以为是槐花,然而城里并无洋槐的踪影,不过是我盼雨情切,太想看到槐花满枝的景象所致。我期待着。清明即将来临,不消几日,雨总归会落下。当细雨漫漫,迷蒙山河大地,滋养世间草木,我知道,是时候上山给祖母“挂坟”了。

回家

如始(北京)

提醒我要注意养阳气,尽量不要吃太凉的东西,尤其是我最喜欢的马迭尔榴莲冰淇淋,不要受凉吹冷空调,而开着空调吃雪糕是我们年轻人最喜欢的事情了。母亲的唠叨声总是惹人厌烦。因此,她突然萌生回山西“神仙洞”避暑的想法。“神仙洞”是陕西、山西一代特有的窑洞,因为其自身冬暖夏凉的特点,我们美其名曰它为“神仙洞”。

说走就走,我们立即安排了周末的行程,准备回山西避暑。北京回山西的高铁还算方便,一路上我们绕石家庄,过太原一路南下。路过太谷的时候,窗外青山环绕,远处的天空飘着几片白云,我不禁想起了辛弃疾的一句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晚饭后,我们一家人行至餐厅就餐,母亲一向不习惯吃西餐,几乎每次外出我们都是自带伙食。这时,她从一个白色的手提帆布袋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油炸饼、拌菜、恰烙面,恰烙面需要就着热水冲开,我赶忙拿着水杯接来一大杯热水给她打下手。不一会儿,一桌地道道的山西美食就准备好了,热乎乎的正透着香味在开着冷空调的餐厅里飘散开来,邻桌的旅客甚至“哇”的一声,引得众人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

那个暑假,母亲特意找来一孔老邻居的“神仙洞”,门锁已经锈迹斑斑,简单打扫之后我们便入住了。夜里黑黑地,透过小小的天窗可以看见“月上柳梢头”的美景,不同的是,老邻居的院子里种的是棵很大的梧桐树,巴掌大的叶子到晚间会略微卷起叶片。古人的窗子比我们现在讲究多了,木格子的中心是用卯榫结构搭出来的花纹格子。屋子里没有电,我准备了蜡烛点起来,墙上还留着2012年的旧日历,想来已经好

些年没人居住了。木制的桌椅、梳妆镜、碗柜、香桌、供台,都是旧时的样子。窗台上的格子嵌着花纹玻璃,手指摸上去隐约能摸出纹理。“神仙洞”的窗户设计没有窗帘,取而代之的是像木门一样对开的窗子。我们睡在炕上,夜里经常有“簌簌声”爬来爬去。我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只管叫它“簌簌虫”,因为它的背部长得很像簸箕。第二天睡到自然醒才六点,清晨的露珠还挂在茄子上、辣椒苗上。我跟着母亲去农场采摘鲜桃,时节略提早了些,按农场老伯的吩咐我们只管挑大的、红的摘。一整天暑假,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做,赶鹅、养兔、捉鸡、访山、寻花、捞鱼、采药、染指甲……所有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通通尝试了一遍。简直爽极了!

舅舅家离我们不远。小时候,母亲经常做生意,平日早起会把我送到奶奶家或者舅舅家,直到很晚才会接我回家。好在舅舅家有个大我两岁的小哥哥可以整天陪我玩儿,高高的围墙下,我俩想逃都逃不出去。他们家院子里有棵很大的石榴树,秋天正是石榴成熟的季节,尤其是中秋节前后,小哥哥为了哄我开心,经常爬上树摘石榴。石榴树不知怎的,天生长得一头偏向地面,像是怕摔着小哥哥一样,故意把头垂得很低,甚至他一爬上去,再跳几下,硕大的石榴就会噼里啪啦地落到地上,我只负责在树下欢呼,捡石榴就好了。舅舅那几年经常会从新疆带来一些特产,一大袋一大袋的葡萄干是我记忆最深的。晚上母亲来接我回家的时候,总有几分不舍,这时舅妈会给我的口袋里塞满两大兜葡萄干,以保证我下次还会再去他家玩儿。

这次,母亲又一次踏上了回乡的路。让如此急切回乡的正是舅舅,那个从小对她呵护备至的哥哥,现在正躺在病床上呼唤着她的名字。千里迢迢,一声呼唤,她便策马扬鞭,飞奔而去。母亲平日总是跟我说:“你舅舅的模样是最像你姥爷的,个子很高,身体也结实,眉眼间几乎一模一样。他结婚时穿的衣服就是他外地回来买的。”从过年到现在,她几乎天天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催问着舅舅的情况。

五年前,舅舅做了胃病手术。病后初愈,饭量一点点减少,导致一米八八的大个子舅舅一下子消瘦了一大圈。家里人骗他说:“你的病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放宽心!”同时又在每次给他递饭量时,他可能是感觉出来了,还故意闹着说:“我已经病好了,没事了,这一碗根本没吃饱,再添点儿。”他不觉得自己是病人,需要慢慢调养。而这一次,病危通知真的传到了母亲这里。母亲执意要赶回去,并对她又有几分不舍,怕她回去见舅舅太过伤心。这个年纪的人不能经历太多伤痛,每经历一次宛如刀绞的心痛不仅仅疼在母亲的身上,更是疼在我的心上。在天涯的一角,血脉相连的亲情的如同家乡的那碗恰烙面,从北京的这头穿过高铁传到了山西的那头。而这一次,恰烙面再也没有上一次那么香。

那个从小对她呵护备至的哥哥,现在正躺在病床上呼唤着她的名字。千里迢迢,一声呼唤,她便策马扬鞭,飞奔而去。母亲平日总是跟我说:“你舅舅的模样是最像你姥爷的,个子很高,身体也结实,眉眼间几乎一模一样。他结婚时穿的衣服就是他外地回来买的。”从过年到现在,她几乎天天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催问着舅舅的情况。

五年前,舅舅做了胃病手术。病后初愈,饭量一点点减少,导致一米八八的大个子舅舅一下子消瘦了一大圈。家里人骗他说:“你的病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放宽心!”同时又在每次给他递饭量时,他可能是感觉出来了,还故意闹着说:“我已经病好了,没事了,这一碗根本没吃饱,再添点儿。”他不觉得自己是病人,需要慢慢调养。而这一次,病危通知真的传到了母亲这里。母亲执意要赶回去,并对她又有几分不舍,怕她回去见舅舅太过伤心。这个年纪的人不能经历太多伤痛,每经历一次宛如刀绞的心痛不仅仅疼在母亲的身上,更是疼在我的心上。在天涯的一角,血脉相连的亲情的如同家乡的那碗恰烙面,从北京的这头穿过高铁传到了山西的那头。而这一次,恰烙面再也没有上一次那么香。

那个从小对她呵护备至的哥哥,现在正躺在病床上呼唤着她的名字。千里迢迢,一声呼唤,她便策马扬鞭,飞奔而去。母亲平日总是跟我说:“你舅舅的模样是最像你姥爷的,个子很高,身体也结实,眉眼间几乎一模一样。他结婚时穿的衣服就是他外地回来买的。”从过年到现在,她几乎天天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催问着舅舅的情况。

五年前,舅舅做了胃病手术。病后初愈,饭量一点点减少,导致一米八八的大个子舅舅一下子消瘦了一大圈。家里人骗他说:“你的病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放宽心!”同时又在每次给他递饭量时,他可能是感觉出来了,还故意闹着说:“我已经病好了,没事了,这一碗根本没吃饱,再添点儿。”他不觉得自己是病人,需要慢慢调养。而这一次,病危通知真的传到了母亲这里。母亲执意要赶回去,并对她又有几分不舍,怕她回去见舅舅太过伤心。这个年纪的人不能经历太多伤痛,每经历一次宛如刀绞的心痛不仅仅疼在母亲的身上,更是疼在我的心上。在天涯的一角,血脉相连的亲情的如同家乡的那碗恰烙面,从北京的这头穿过高铁传到了山西的那头。而这一次,恰烙面再也没有上一次那么香。

再见老宅

齐凤艳(辽宁)

2020年10月末因公出差去沈阳,公事完结正好赶上周末,趁机会回老家一趟也列入了此次出行的计划之中。我的老家在康平县,它是沈阳的一个县。此次回乡,主要是回去看看老宅,拿几样妈妈常念叨的旧什物回来。我家的老宅位于康平县城郊卧龙湖南面,父母搬到市里与我同住后,它就空在那里。回想最近一次走进老宅的时间,我与它一别也将近两年了。旧物,哪一件不是往事,而老宅的空荡,是否足以盛满旧时光?

一路上,东北平原纵横铺陈,随心所欲地延展着,直接天际。千里沃土,草虽绿意无多,却迎着秋风硬朗朗地起伏着。农作物已经收割归仓,但那一行行列阵整齐的玉米茬,每一个都将一种情思沁进我的内心:我的祖辈、父辈和我都曾经在这厚土上耕耘、流汗。将收回家的玉米扒好,垒在院子里自家编的席子做的谷仓中后,老宅满院子充盈着黄澄澄的收获气息。而我和妈妈总要留三五十穗玉米,不将玉米皮全扯掉,而是拴成三四串,挂在老宅正房的前墙上,再加上早就挂起晒晒的红辣椒,房子如披挂上了沉甸甸的绶带,精神抖擞,丰收的热烈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这热烈此时在我心中化作一种志态的怀念,岁月流逝,过往还有多少余温?

“近乡情更怯”,此时宋之问这五字诗句的复杂意味在我的唇齿之间。我请出租车司机将车停在老宅所在巷子的入口处,我下了车,乘坐现代的交通工具,回乡路被缩短了,情绪跟不上步伐,我需要慢慢地走,才能拾起更多的旧时光。初冬的阳光里,巷子明暗有致,家家户户的院墙和房屋的影子沉稳厚重,线条清晰,让我的心思稍微趋向平静。我举目在一排房屋中寻找自家的庭院,看到巷子深处的它时,我咬住微微颤抖的唇。

小巷还是当年的砂石小道,亲切感从脚底延入心中。房屋大都老旧,像我家那样久无人住的还有三五家,但是只要有人住的,都整洁且喧闹,使整条巷子不至于被沉寂淹没。可是整条巷子被历史淹没似乎已成定局,因为明年开春这里就要被拆迁了,这是老日之物最后的归宿吗?是的,我的老宅很老旧了!此时我已经行至它的门前。那锈迹斑斑紧闭的院门,可否关住我眼眶中打转的泪花!

铸铁条做的院门并没有上锁,只是用铁丝缠住了。正房、仓房、猪舍也都铺陈在眼前。我没有急于打开院门,门下的几株狗尾草和干在茎上的几串半枝莲挡住了我的脚步,它们是在这里迎接我的吧。草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在这仲秋之后,它仍然保持着绿意,而半枝莲的蓝色更加清浅。我俯身轻轻地触一下那柔软的花瓣,就有几个掉了下来。我索性将一整串花瓣都摘下,用手帕纸包好,放入背包中;把它们带回去!

这时,一只猫从院门左侧原来圈牛,后来放拖拉机农具等杂物的厢房的窗洞跳出来。我们互相吃了一惊。继而我听到厢房里更多的猫叫声。我跑过去看到几只猫在看我。喔,这里已经是它们的天下了一双双圆溜溜的琥珀一样的眼睛看着我,而当它们抬起头,透过正对的另一面墙的窗洞看见老井时,我似乎看见了自己奶奶的身影。她正舀了一瓢水,添到一个盆子里,等着鸡鸭鹅来喝水。这正相对的两个窗洞莫不是成了时光的隧道。我赶紧晃了一下头,转身去拧开院门的铁丝。

院落里颇有些凌乱了,高高矮矮地长着一些杂草,或许正是这凌乱填补了主人搬走后的空白。井边的沙果树还披着许多叶子,而果子却没有了几个,地上有一些果核。果子看来已经被孩子们摘走了,我小时候不也偷偷地和伙伴们去摘废弃院落里的果子吗?于是我笑了,想着三五个孩子七嘴八舌一边旁若无人地摘果子,一边嬉笑打闹的样子。我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到来的,他们让老宅有了一些热闹欢愉的时刻。此时东墙头上一堆铁丝上的一只小麻雀来陪伴我了。我一向喜欢麻雀,它们对北方是多么的忠诚啊!这个冬天,让它们住进这老屋吧。我要把一扇窗敞开着,任你们来去。冬季马上来了,下雪的日子,请你们到房子里避一避寒冷!这老宅存在的时日将无多,请你们常到它心里去吧!你们的飞翔,你们的唧唧,你们的身影,将成为它的呼吸,那是它的生机啊!

屋内积了不少灰尘,这是意料之中的。出乎意料的是,不知为什么北墙上原来挂相框的地方相框搬走后,留下的那个大长方形与周围的颜色差距随着时间的流逝似乎更明显了。它是提醒我,那里曾经展示过我们一家人的过往吗?当相框被搬走,房子也有了一处空白,当这老宅被拆掉,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每个人的内心,不是也会留下一个空白?这不是妈妈嘱咐我将衣柜里放的几根织衣针和一个绕线板给她拿回去的原因呢?那是她用了几十年的物件,她想再摩挲摩挲。

我也要再摩挲摩挲那几本小人书。于是我向仓房走去,那里有个老式木柜,是妈妈当年的嫁妆,里面装着几本我小时候读过的书。仓房门旁原来的葡萄架上爬满了爬山虎,墨绿、绛紫、土黄、深红,久经世故的空。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能够述说的不词词语,每一片叶子都自成章节,枝枝缠绕,一阵风来,时光的波澜传递着,哗哗的响声来自暗影中,有多少事没有被揭示?

我就这样在老宅东瞅瞅,西望望。敲一敲大木缸,废炉筒,插一插墙缝里夹着的火柴盒,转一转破自行车的轮子,将脸在墙上贴一贴,并不时地拿出手机拍照和自拍。我也小心翼翼地和一些物件说说话,问一声“你好!”之后涌起的莫名感伤将余下的话都压了下去。闭上眼睛,屏气息一下心绪吧!涌起就是这样的。接纳一切吧!一只被忽略的蜘蛛,默默织着它的网,它在修补一场过去的大风。之后是辽阔的黄昏,吹在我脸上的风,也吹着小巷,吹着有,也吹着无,我与往事是两匹后会有的马,都在时间里行走。回望时,老宅一动不动。

锦里副刊

刊头题字: 龙良贤 主编: 冉杰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36期

